

四部文
明

文懷沙 主編
秦漢文明卷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十二)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選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十二

PDF

秦漢文明卷 十二



漢書彙證一

漢書一百二十卷(一)(卷一至六九)

〔漢〕班固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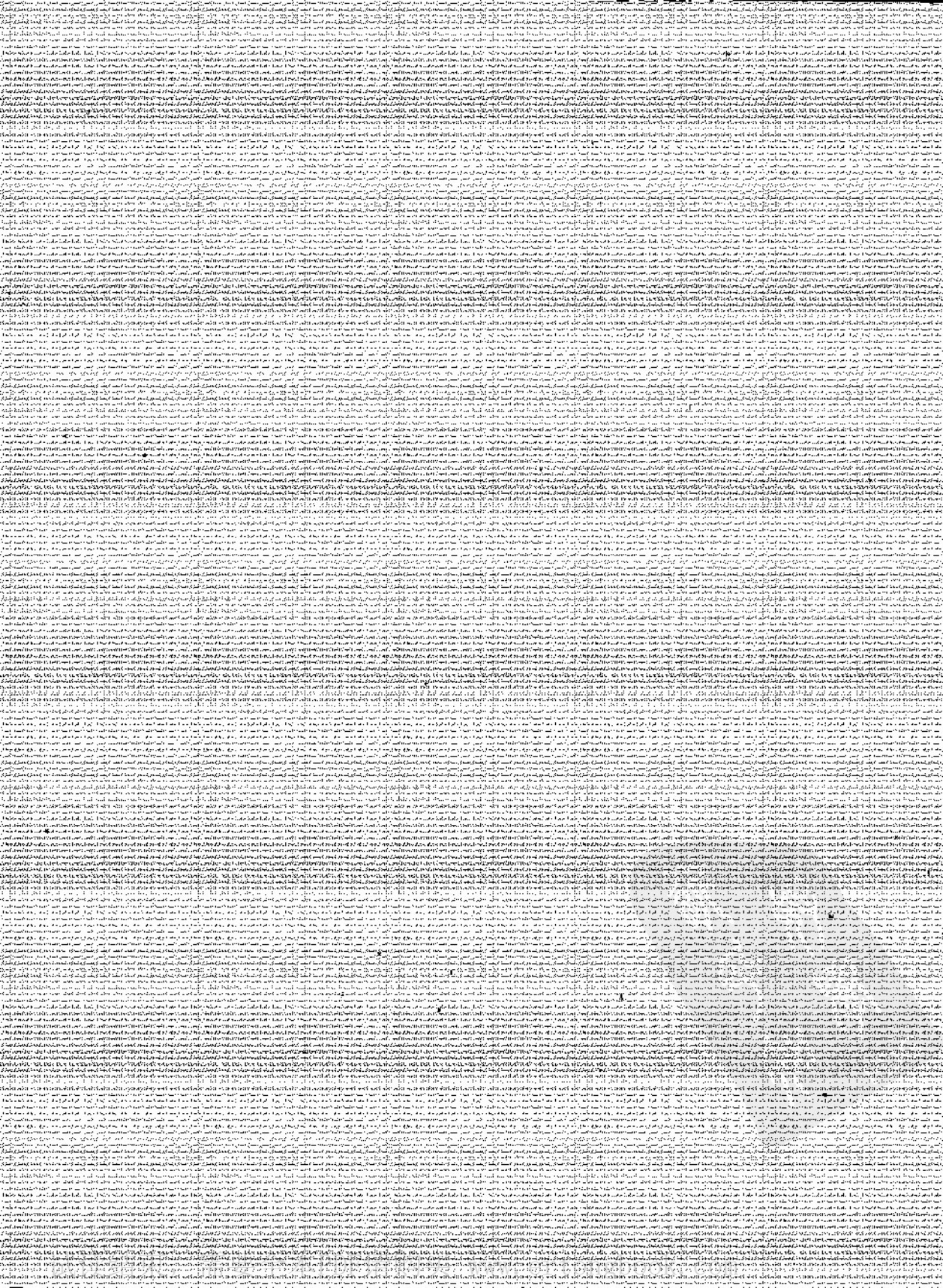
三一八五〇



漢書彙證一

漢書彙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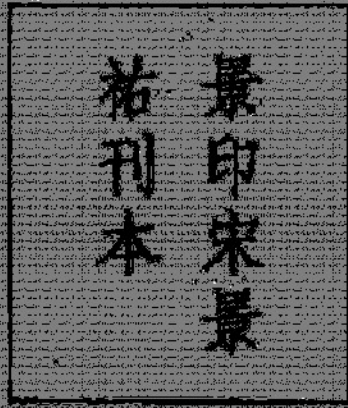
〔漢〕班固撰

漢書

善安文懷沙署



資
學
堂
藏
書
PDG



高紀第一

師古曰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窮以高祖最



秘書

漢書

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

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

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

祖為入隆準而龍顏

顏準也顏頤也李斐曰準鼻也文頤

音準的之準音灼曰戰國策云

美須髯

師古曰須曰頤曰頰曰頰曰頰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有大度不事家人

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用補吏

泗上亭長

師古曰泗水法十里亭亭長者主亭

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

師古曰狎音定他皆類此

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

貫酒

如俾曰武姓也俗謂老丈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媪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

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世貞餘也李登音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

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實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

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銅陽音紂連音音酌當時

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五音乎

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數倍

傳如

日肆亦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師古曰以簡

不徵索故折毀高祖常繇咸陽

謂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

之乘其所負

繇讀曰繇

古通用字

縱觀秦皇帝

師古曰縱觀音工變反

日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師古曰嗟息也

單父

人呂公

師古曰呂公與師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沛中豪桀吏聞令

有重客皆往賀

師古曰賀蕭何為主吏

趙鼎

進

會禮之射也

字本亦作費

又作禮音皆同

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

費又音才

忍反陳遵傳云

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

可以償

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令

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客之貴者總稱耳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師古曰素故也謂舊

乃給為謁

日賀錢萬

應劭曰給款也師古曰易謁者書自言辭里若今奉

音徒

反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師古曰

禮之

多故特

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

坐上坐

師古曰上坐尊也今於尊處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

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師古

音丘勿反

酒闌

文穎曰闌音希也謂飲

呂公因目固留高

祖

留

高

祖

留

高

祖

留

高

祖

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

與語多自稱臣自甲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媼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沛

今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

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考惠帝魯元公主師古曰魯元公主魯元也魯元公主魯元也魯元公主魯元也

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慎重王魯元師古曰魯元公主魯元也魯元公主魯元也

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單呼之嗔李斐曰休謂之名古曰告山曰單

子告有賜告子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

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

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子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謂謂之言謂請休耳或

謂之謂謂亦告也假為望譽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

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

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食之舖屈原曰舖其舖是

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煖以舖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老父相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

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

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薄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以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當作似也鄉諺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

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

祖為亭長乃巨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

詐冠今鶴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

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類

時續以為候師古曰之往也竹皮謂草上解之簾耳非竹時也今

人亦往往為笄皮巾古之遺制時時冠之師古曰愛珍此冠

也庫說失之目古以字釋音詁時時冠之師古曰愛珍此冠

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

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驢山應劭曰秦始皇徙徒

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

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

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師古曰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

者為酒所加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

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

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

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

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

漢也殺之者明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不實欲苦之



人至高祖師古曰覺謂震寐而痛也音力効反告高祖高祖乃心獨

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音力効反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

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高祖

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碭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履其間蘇林曰芒音性遠之任馮

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

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讓始者一

故稱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秋七月陳涉起蘇林曰勸音機至陳自立為楚

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遣武臣張耳陳餘趙

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

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

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

弟恐不聽願君乃諸亡在外者師古曰特若秦攻政賦可殺項多故有逃亡韓安

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劫是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

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

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師古曰保城守者

欲誅蕭曹師古曰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安也師古曰保

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

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

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

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

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將不善一敗塗

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能

足似鹿為物擊中而強力故人謂有賢持者皆為鹿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卿邑之人

行少及幼者子弟宗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昆目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師古曰成就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盡讓高

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

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

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備稱王其縣室為公康涉

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

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廢人之食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劉盧山發而出水

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命載也師古曰瓌所引者同是大戴禮也臣瓌

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應劭曰豐祭也豐祭以血塗鼓禮

則如應說沛廷師縣之廷而豐鼓師古曰豐鼓即豐鼓也

者皆為豐安在其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豐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

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師古曰豐亦必豐之宜取豐呼

尤也音音火亞反旗幟皆赤師古曰幟也音式志反或

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

人是月項梁與兒子羽起吳田儂與從弟榮橫起

齊服虔曰儂音負擔之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



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共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此則訓乘訓敗無勞借音韋昭之徒

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沛公項羽去水以自環燒作壘師古曰文穎是也環音官

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

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

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

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响怡師古曰响音許于反呂臣軍彭城

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

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九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猶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懷王并歷之前近至高后文帝歷書後九月是知歲終非歷廢也

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中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

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楚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

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

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西谷關以西地名關中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

勢憤激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類炒反又匹炒反悍音胡且反

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詐安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是青州俗語無子遺為無噍類

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楚兵陳涉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項梁皆敗今項得長者往非謂涉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

梁皆敗今項得長者往非謂涉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

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杠音紅攻秦軍鉞破其二軍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

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

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

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章昭曰沛郡縣遇剛武侯應劭曰楚

功臣表棘蒲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也孟康曰

功臣表柴武以沛軍起薛至霸上入儀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

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奪

改剛武侯為剛武侯以爲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

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

下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

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類

曰聚邑名屬陳留圍臣瓚服虔曰音璧服虔曰音璧

曰陳留傳在陳立西南蘇林曰音璧蘇林曰音璧

門卒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

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

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無禮故曰襲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

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

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

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師古曰曲音丘反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師古曰滎陽

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拘師古曰拘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拘

走也

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

韓地也以良累師古曰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

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從輟韓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輟音環至陽

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師古曰南陽守音音齒戰師古曰

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

沛公引兵過宛師古曰未拔宛城張良諫

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

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

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逢明圍宛城三市服虔

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音灼曰文說

是也師古曰文音二家得其大意耳以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得於

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其事

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南陽守欲

自剄鄭氏曰剄音姑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

為官者今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觀

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私屬官號恢音曰迴反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

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披兵登陴今足下

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前

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

降師古曰共為要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沛公曰善七月南陽

守齧降封為躬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

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穰當為穰而無禾字首耳臣瓚曰穰成封穰侯

以夏有穰是陵所封也師古曰穰無初從即為即以都尉守穰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韋氏

改襄為穰者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蓋亦穿鑿也

蘇林曰吳芮初為番今故號曰番者銷音支反與偕攻析郟蘇林曰郟音陶之陶也

析郟今內鄉郟即析郟縣也皆降所過毋得鹵掠與虜同師古曰母上之辭也音與無同也

秦民喜遣魏人舜昌使秦

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居瑕丘項羽所封河南王也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商

何何云姓瑕丘者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

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

應劭曰峽音亮峽山之關李斯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

尚彊末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

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以

遇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利師古曰酈者本謂食音徒敢反以食饑人令其皆食秦將

音則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辭也皆類此秦將

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

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

關踰黃山鄭氏曰黃音匿蘇林曰黃音音是也丘性反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元年冬

十月如海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五星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

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頭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諱朝頭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頭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諱朝頭秦王子嬰素車白馬封皇帝爾符節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

謂級也所以帶封皇帝爾符節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

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為名將命者持

之以為信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謂將或

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入

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

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伏樊噲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

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

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

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雖有多

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



至此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餘悉除秦法吏民皆諸家皆安解釋故不取也

按堵如故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觀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母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師古曰要亦約也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遺人與秦吏相隨逼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

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

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

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

關文類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衝嶺今移東在河南郟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

之岸尚有舊關餘前漢紀一上母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

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

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師古曰亞父范增為沛公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

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

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

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讀歡食也旦日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實也力

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繆夜

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特俱死文類曰特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

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

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類曰其家秋力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師古曰籍細通足論小非言其威

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

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

沛公曰且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

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師古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

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曰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師古曰力并力也音力謝曰臣與將軍勳力攻秦師古曰勳力反又力周反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意先入關

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謂謂得然今者有小人之言

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

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羽因留沛公飲

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

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不忍項從第汝入以劍舞因擊

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不忍項從第汝入以劍舞因擊

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不忍項從第汝入以劍舞因擊

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不忍項從第汝入以劍舞因擊

前漢紀一上

十六



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而獻無禮之壽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讓讓羽曰燕讓以辭相責也

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獨騎樊噲斬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服皮曰走音秦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趨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音義皆同他皆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脫身去間至軍師古曰脫免也而不敢謁辭苟自免師古曰脫音他活反故使臣獻璧羽受

之及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死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今羽怨懷王沛公王關中

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

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皆太初正曆之後說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員

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類曰史記實項傳曰准以此沛陳

汝南南部為西楚彭城至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都彭城故自稱西楚王師古曰王皆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王召宋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

梁州南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師古曰廢丘縣今在司馬欣為塞王師古曰塞王在都櫟陽蘇林曰櫟音長安東名櫟林塞師古曰平河華之固都櫟陽蘇林曰櫟音高宛塞耳非櫟林也塞音先代都櫟陽蘇林曰櫟音今之櫟陽董翳為翟王文類曰本上郡秦所置項都高奴師

今之櫟陽董翳為翟王文類曰本上郡秦所置項都高奴師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都高奴師古曰高奴今在

通以戲為摩字義見賈田唯韓傳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

之募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從杜南入融中

李奇曰融音力在杜南如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襄中師曰融入漢中道川谷名

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曰褒谷之今隨室諱忠改為褒內

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

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贊而歌多道

追還之師古曰未至南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

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也而高曰壇豈除地為壇

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

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

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疎身及其鋒而

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

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漢王董驪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部署置留蕭何

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

都出龍襄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

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師古曰今雍州好時縣又大敗走廢丘漢

名屬右扶風師古曰今今雍州好時縣

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

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

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

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

州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友梁地越

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

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

塞王欣翟王毆羽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

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

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

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距漢令蕭公角擊蘇林曰蕭公管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

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翁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

陽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

夏師古曰今今亳州陽夏縣不得前二年冬十月項羽使

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緝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贛布殺之為謬然今據

史記贛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進殺之郴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贛布殺之為謬然今據

史記贛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進殺之郴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贛布殺之為謬然今據

史記贛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進殺之郴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贛布殺之為謬然今據

史記贛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進殺之郴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贛布殺之為謬然今據

史記贛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進殺之郴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贛布殺之為謬然今據

史記贛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進殺之郴

前漢紀一上

十九

前漢紀一上

二十

李